

老舍文集

第五辑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出版

党内交通史料选编

第 五 辑

(内部读物)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编

目 录

水上秘密交通	陈云阁(1)
送黄金	姚焕文(13)
我们的“黑腿”同志	
——记模范交通员王元柱	(22)
战斗在苏常太的交通线上	曹文忠(25)
长江天险变通途	朱一鸣(31)
老交通支兰生同志回忆	(36)
华中分局城工部苏中联络站的始末	周克家 张子英(41)
上海地下党在淮南的秘密交通站	陈 澍(46)
王春发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范成豪口述 林衡夫整理(50)
为战邮效力的韩老先生	汪 洋(57)
忆宝应武装交通队	路 云(60)
女联络员	周 志(68)
送密件	华 英(72)
南路特委与南方局交通线工作的回忆	吴德中(81)
广东北江第一支队交通站工作概况	林奕龙(88)
粤桂边纵三支队在国外开辟的一条地下战线	
——回忆解放战争期间东芒秘密交通站	陈 东(93)
送信	龙绮兰(100)
和平解放长沙前夕我送信给程潜将军的经过	

.....	陈大寰(106)
回忆解放前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情况	赵锦文(118)
我在天津做地下交通工作的一段回忆	熊淑桂(121)
驰骋在华北原野的军邮	李广玉(125)
回忆全国解放前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点滴情 况	曹焕民(131)
回忆冀中九分区东线地下交通工作简况	边文波(133)
解放战争中的军邮生活片断	侯登翔(137)
三赴开原	温玉堂(144)
回忆当年的机要交通工作	曹兴成(147)
赤胆忠心	
——回忆哥哥王守信	王守荣 王文兰(150)
智送情报	靳治国(154)
沈阳解放前夕地下交通概况	靳治国(161)
护送李先念同志回延安	张仁民(164)
回忆谢正兴同志	刘 庚(168)
历尽艰险过关中	
——汪锋同志从陕北到陕南的片断	王智德(172)
忆好机要交通员姚志中同志	刘满海(179)
胜利完成转送密电码	
——陕西地下交通科工作的一个片断	卫 新(184)
原滇南地下党交通联络情况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上半年	张华俊(187)
回忆我担任地下党联络员工作的片断	金 琰(194)
我当交通员的情况	白锦祥(198)

四条地下交通线和三片秘密联络网	施万惠(202)
地下运输线	马荣柱(205)
我担任党内交通工作的回忆	于化清(212)
香港九龙新界秘密交通线站支援解放战争概 况	吴 坚(215)
粤赣先遣支队交通情报站工作概况	黄洪勋(227)
交通员要机智勇敢不怕苦	房新秀(233)
夜送急件	聂金榜(238)
平山行	申万祥(243)
敌后交通工作十年	商玉群(251)
女交通	(263)
关于地下交通	李加森(267)
回忆我在三十年代做党内交通工作的情况	石 础(272)
四年交通工作纪实	李培南(280)
我做党内交通的回忆	康威德口述田解卿整理(291)
对交通工作的回忆	陈继尧(297)
回忆党的地下交通工作	李沛群(300)
太平镇上的“王家小铺”	汉耀东(305)
赤色邮政与苏维埃邮政	童新远(312)
革命回忆录 ——澄锡虞工委秘密交通	许丽娟(323)
后 记	(355)

水上秘密交通

陈云阁

解放战争时期，苏南与苏北、镇江到江阴一段长江，曾被蒋介石国民党视为封锁我党我军南北通行的“天险”。从一九四五年十月，我江南新四军主力及地方党政机关和地方部队北撤到苏北后，蒋介石国民党就封锁长江，直到我解放军渡江为止。在这三年多时间里，我们坚持在长江南北两岸负责交通工作的同志，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敌人的封锁，保证了传递文件、接送干部、人员，直到渡江侦察任务的完成。

一、长江水上秘密交通的活动，是在反对日伪封锁长江到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封锁长江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从一九四一年秋，日伪对苏南、京沪铁路以北的太仓到无锡以北地区清乡开始，敌人用竹篱笆封锁长江起，我党就对长江南北的交通问题，进行长远打算。首先遵照党中央加强城市交通工作的指示精神，在镇江到江阴、无锡一段，于四一年冬起成立了长江工作委员会。四二年春又成立了铁道工作委员会，各县也挑选干部专职负责交通工作。四二年冬敌人策划对南京到无锡以北，长江以南（包括杨中县及附近的小沙洲）清乡时，原苏南区党委领导的京沪路北地区，划归苏中区党委领导。为了粉碎敌伪清乡的计划，加强了长江南北的交通工作。从一九四三年四月起到一九四五年春，敌伪用尽军事统治，政治剔抉（对内肃反的一套特务手段），电网、竹篱笆封锁的办法，均归失败。我们在交通战

线上反封锁的斗争取得完全胜利。从实践中证明党早已指出的：“处在被统治地位的党，保持上下联系的交通是党的生命线。”这在各级党的领导和从事交通工作的同志，对交通工作这种重要性，都有了极其深刻的体会。同时在对敌人封锁长江的斗争中，培养了一批熟悉长江一带的自然、社会方面的情况，善于对敌人进行公开斗智、秘密斗法的交通骨干。在交通线的周围建立了党的组织，争取、团结、利用了各种基本群众，社会力量和敌伪中下层人员。在政治上，组织上为解放战争时期保证长江南北交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与日伪很快合流，南京汪精卫的近卫师摇身一变为反共反人民的先锋。重庆的蒋介石用飞机送到京沪线来抢人民手里“桃子”的接管人员，收编所谓“曲线救国”的顽化伪军和党、团、特分子，共图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勾当。

我们党中央，毛主席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目的，同蒋介石举行重庆谈判，达成了《双十协定》，作出了履行《双十协定》的战略决策。处在镇江到无锡铁路以北长江以南的苏中五分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遵照上级党的指示，进行北撤的部署。于十月下旬，完成了帮助苏浙地区新四军主力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地方部队北撤的任务以后，开始北撤。在北撤时，考虑到北撤以后如何保证苏北与苏南的交通联系，在决定留下坚持江南斗争的干部中，把杨中县熟悉长江沿线情况，做过交通工作的何锦培、姚焕文、陈少棠、王坚、黄智众、王春甫等同志，留下专职负责长江交通工作。在北撤以后，又把黄智众、王坚等留在泰兴县的界河以东的江边，成立一个江南办事处，负责接送处理北撤未完的个别人员，武器弹药，粮食布匹等类物资。何锦培留在江南与丹北中心县委联络，陈少棠负责姚桥以北各港口与杨中、江北口岸左右一线港口的交通联系，姚焕文负责包港口以东各港口与杨中苏北泰兴县各港口联

系。在他们工作尚未完全落实，敌人就从铁路到长江重要港口杀害我们专事交通工作有功的党员骨干，在武进荫沙口附近五个党员乡长，于十月三十日到十一月二日，就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到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七十九军三个师进驻镇江到江阴沿江一带以后，所有沿江各港口与内地大小集镇、大村庄全被占领。驻在埤城东北华山的二十六师师部，于四六年一月下旬又移驻杨中三茅，全面占领了杨中。在这里负责交通工作的陈少棠及几个船工党员骨干很快被捕了。从此长江南北的交通由抗战后期的公开转入地下。

二、北撤后，长江南北水上交通完成了护送干部、人员，传递重要信件，转送重要物件和渡江侦察等一系列任务。

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丹北留下的武装遭到国民党刚到镇江不久的黄伯韬部队一部袭击的圻连湾战斗，有八个重伤员急需北运抢救。如何保证完成这次的交通任务？因敌人江防还有隙可乘，当时部队是由原武进县的军事科长马文钦同志带领的。他对荫沙附近一带情况很熟悉，经过侦察了解，找到一条渡江船从荫沙经上、下开沙之间顺利通过了长江。但接着就在四六年二月下旬，交通线上就遇到了护送坚持丹北地区的陈云阁往返长江的任务。去江北的任务，由于包港到荫沙一线的交通基础尚未被摧残，敌人对江面的控制还不太严，经过钞瓢港口的党员船民从沙瓢港开船安全通过了大江，到了北岸天星港以东登陆，很快就受到了江南办事处同志的迎接。这次从江南去江北是很顺利的。问题是到高邮开完会回来的时候，苏南地区北撤在高邮的江南办事处彭炎同志，要我把储静同志和一个姓王的干部带过江，送他们回原地区去工作。这很好办，麻烦事是到了江边江南办事处时，敌人对江南的封锁紧起来了。当时敌人故意造谣，说有共军要过江，大肆宣扬。其实这是国民党反动派贼喊捉贼惯用的反革命一手。明明是他们自己在国共谈判于四六年一月十三日

发布停战令后，在我江都、两泰解放区一天也没有停止挑衅，妄图抢占对他们有利进攻解放区的地盘，破坏一月十三日的停战令。反而倒打一耙，诬蔑我军要过江抢地盘作借口，对沿江水陆严加封锁，大小军舰日夜来往巡逻。陈、储等因离开坚持地区不宜太久，要求办事处同志尽快护送过江，负责执行这个任务主要靠姚焕文同志。在办事处留约有三、四天，姚焕文同志一方面观察敌舰日夜来往巡逻的规律，另一方面想办法解决过江的船和驾船人的问题。在一天下午他回到办事处，当问他：“驾船的人解决了没有？”他立即回答“我自己开船。”我问他“你行吗？”他用坚定的口气回答：“到江中遇到大风浪我负责，遇到敌人舰船你（指陈云阁）负责！”我当时肯定地说：“行！”就这样决定了傍晚开船，各自进行行动前的准备（姚焕文同志原是杨中县轮船乡的乡长，并不熟悉驾船技能，他留下做交通工作，到了江南办事处，就利用办事处自己造的一条渡江的小船，练习驾船过江的本领，因此他自告奋勇亲自驾船过江）。姚焕文对这次过江设想的行动时间，过江的路线，都很正确。他为什么要在傍晚时开船，因他已摸准了敌舰巡逻的规律，这个时间敌舰要休息吃晚饭了；他为什么行船路线选在从大江进入沙洲群以后，由上、下开沙之间经轮船沙南岸再到江南的钞瓢港口呢？一方面是他过去就很熟悉这个江面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他了解这一条路线安全系数比较可靠。由于姚焕文思想准备充分，行动坚定沉着，很顺利地过了大江。在快到钞瓢港口时才决定船向港口北边停靠。等到船正靠港堤时，我低声说：“哎，终于到家了。”话音刚落，港口南岸上的敌军就高叫：“什么人？哪里来的，快上来！”并同时搬动枪栓，以示威胁。姚焕文同志口气很硬地答：“我是本地人，船还没有靠好呀！”因他的口音是当地的土话，敌人没弄清究竟是什么人，电筒光可以照到船身上，但照不到隐蔽在船舱的人。其实姚焕文一面答话，一面全力撑篙把搁浅的船尽快划出港。接着敌军又厉声高叫：“为什么还

不上来，再不上来，就要开枪了！”姚焕文同志随即回答：“急什么，你们急，我哪里不急啊！船底搁住了不能上去嘛！”敌军没有声音了。这时船舱里十个人都屏住气没有一点声息，既极度紧张，又不能出舱帮忙。经过姚焕文同志全力撑篙，船底落水了，很快就将船划到港口。一个向左大转弯，船就开到港口北边拐角，依靠江堤的遮掩，敌军连船身也看不到了。这时大家都活跃起来，等到船离港口约六十米的地方，于是大家一跃而下，登上江堤。姚焕文与我和储说了几句，就扬帆向大江而去，敌军的枪声响起来。同志们带着胜利的喜悦心情，在低声嘲笑敌军。到了宿营地打开背包时，才发现一包文件报纸丢在船上了。过了十天以后，这港口的奚保小（船工兼交通员）又送到了我手里，同时了解了姚焕文那天晚上顺利返回及专程送来文件包的情况。

长江南北交通线上第二次护送干部的难题是四六年五月，康迪同志去苏中二地委请示工作和四六年七月中旬去江北与康迪同志商定坚持江南斗争的方针任务，如何克服敌人严密封锁的阻难，保证安全往返的问题。在四六年三月以后，国内形式一天比一天紧，爆发内战的趋势日益明显起来。按照苏中二地委二月确定的江南斗争方针和任务，越来越行不通。茅山地区与路北地区坚持斗争的干部不断受到敌人的包围杀害，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方针政策有转变的必要。但这时敌人对长江封锁很紧，从镇江到江荫一线，由于江都北塔河以南地区，泰兴西部地区，都被敌军全面占领，长江南北交通一时不通。如何得到上级的指示呢？除由康迪同志亲自去苏北汇报请示而外，别无办法。于是被迫搞了合法证件，找了一个常去安徽蚌埠一带贩牛的农民带路，从南京乘火车到明光下车，再由淮南地区转到苏中的高宝地区。到七月上旬带了一个排的武装赶到靖江西部六圩港附近，送信到江南，要我到江北面商讨过江后的斗争任务问题。这次去江北如何过江又成了较难的问题，镇江以东到荫沙口一段，所有港口都有严密封锁，出路只

有荫沙港以东的陈港河小港，还有隙可乘。于是靠武进县坚持斗争的徐敏同志带路借了一只大澡盆，从小河到荫沙之间的孟河游河过去，到了警卫员徐纪和的老家惜字洲。当晚九个人隐蔽到陈港河的河边抓鱼的棚子里。直到第二天的深晚，徐纪和的爱人找到一只打芦花的小船，由打芦花的许明仁把我们八个人（徐敏同志转移到他活动的地区去了），用这只很小的船从江滩上开出。从中心沙与轮船沙之间到大江，好在这时沙洲滩上的芦苇长得很茂盛，成了天然的“青沙帐”。许明仁老人轻轻摇动桨板，小船从芦苇丛中徐徐前进。敌人虽与我小船的距离很近，但既看不到船身，又听不到划船声。经过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小船就过了封锁线，进入上开沙与下开沙之间的水域。这时东南风大起来了，小船载八个人，稍一摇摆，就可能翻船。几个熟悉水性的警卫员如谈记和、周华振等都捏了一把汗。我在此紧急关头，急中生智，当即决定船尽量靠开沙边走，决定中途拦截过往船只，不管什么船都可拦截，要大家一面做好战斗准备，一面注视前方江面出现的船影。不久，就在我们小船的左前方开来一只船，我们的船就有意向前方开来的船靠拢。等到两船逼近时，几个人同声喊：“不准动！”并立即从打芦花船跳上那只能载三十来人的船。原来这只船上只有男女两人，他们惊慌地诉说：“我们是老百姓，到江北口岸有事，请让我们去，要我们做什么事，我们一定听从你们的话。”我们的同志说，不要怕，我们是新四军，你把我们送过江，再去你们要去的地方。同时打发许明仁划船返回。我们乘了便船顺利地过了大江，付了报酬，他们往原定目标前去。我们过江的同志从靖西的九圩港以东登陆。天明时即找到了江南办事处，很快就与康迪同志会了面，相互交流了情况，传达了上级党对坚持江南斗争的方针、任务和指示，商量如何贯彻执行的行动打算。正计划渡江回江南时，又接到通知，要康迪同志再去苏中二地委接受新的任务，于是商定康去北，我南返。护送我过江的任务，仍由姚焕文同志负责。这

次过江，由上级调来领导澄西县工作的吴翼同志，通知坚持澄西的李顺之到江北面谈工作，故又得到澄西同志的帮助，加上一个排挑选了二十多人，留下一个班暂在靖西活动，找了一条较大的渡江船，平安地于七月二十日晚上顺利地到达澄西芦埠港东的一个小港口登陆。船尚未进港，敌人就乱打枪，战士纷纷跳到江滩边上。好在李顺之带的短枪战士都很熟悉地形，李顺之、吴翼（都是澄西县人，并在本地打过一段游击），对本地情况都比较了解，未遭受任何损失。

第三次长江交通线上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是：华中工委支付给在上海工作同志的黄金，要姚焕文同志如期安全送到上海接头人手里。

一九四七年农历正月十七日下午十时，靖江太和区交通站丁忠富来找姚焕文，说：“分区来了一个同志在三介乡二村范洪贵家等你，有重要问题面谈。”姚焕文当即跟交通员到了范家，在屋外会了面。来人姓王，是东军分区的派遣，走了九昼夜，指定要交给姚三十六条黄金，要求在两星期内安全送到上海。姚焕文满口答应，但说明自己从未去过上海，人、地不熟，交接有什么标志。姓王的告诉姚焕文联络记号及黄金交接的手续。姚又问万一上海地下党出了问题怎么办？王又告诉姚说：“回头到苏州封桥头昌邑运枢公所门前停船，出示同样的暗号就行了。”姚写了黄金的收条，托交通员丁忠富送走了姓王的，姚焕文就这样接受了特殊的交通任务。任务是接受了，如何切实完成任务？这对姚焕文同志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首先是要有得力可靠的助手，其次是要严防走漏风声，其三是人和船的伪装要做到没有破绽，其四是万一封江的敌人不放行或被敌人认出来怎么办？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一个整编旅对靖西地区疯狂清剿，不断捕杀我乡村基层干部。动摇叛变分子已经出现，加上敌人封江更严的情况下，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上、行动上的准备。由于姚焕文同志在反清乡斗争中就积

累了同敌人进行非法与合法的斗争经验。在留下担任交通任务的过程中，又摸到了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规律。加上他执行任何一个交通任务时，都习惯于深思熟虑，行动中坚决、勇敢、果断。对上面提出的要求，他都能做到，而且行动过程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他都能随机应变。因之，冲破了四道难关，依靠得力助手的配合，群众、朋友的帮助，胜利地完成了这次风险很大的特殊任务。

姚焕文同志完成了上面的任务回来以后，就遵照陈翼同志的决定，到敌占区黄甸港附近在水上打游击。直到四八年下半年，才与澄西的张志强、王鹏等同志取得了联系。十地委与华中工委的联系，就由赵文豹同志交给王士明（大路附近半脱产的干部）同志和席和清（王家山咀席家村人，是布置当上伪保长的一个党员）同志等在孩溪以东几个大小港口，建立了公开合法、绝对秘密、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三种交通路线。从四七年五月起到四九年我解放军渡江为止，一直保持了与江北的联系。华中十地委，镇丹工委在敌我斗争发生重大变化，及时向华中工委及二地委汇报请示，主要派党内交通张明根同志从大港及附近港口过江去江北传递机密文件。直到四八年七月间，张明根同志送重要信件经新老洲地区，当晚同这次负责同志朱秀清一起移营，中途被预谋伏击的特务逮捕（张被捕关在镇江监狱，解放前保释回家）。接着又派一秘密党员去江北送信，以后人员信件往来逐渐频繁起来，未再发生事故。

第四次交通战线上完成了两个艰巨的任务，一九四八年九月下旬，华中工委对十地委作出了重要指示，提出了新的方针任务要求“放手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改变了组织领导关系，将十地委的工委划归华中三地委领导，镇丹工委划归华中二地委领导。组织决定我去江北，由康迪同志接任我的工作。我于四八年十一月十日，由赵文豹同志亲自安排指定秘密党员姚福康（与袁庆

生是亲戚)用独轮车送到袁家洲袁庆生家。该村住了一个连的交警(是很反动的江防部队),袁家门前的人行道上,敌人来往不停。我伪装关节炎病人,袁庆生是中医会扎针灸等,就用对我颈背上扎针灸等办法应付敌人的查问。第二天中午文必才到袁家,说东北风太大,船不能过江。第三天早饭后,文必才又到袁家,说风很大,还是不能过江。但到午饭前,文必才又匆匆赶到袁家,说今天午饭后就走,不走不行了。当即决定吃好午饭就走,约定上船地点,午饭后袁庆生带路走向江堤。在芦苇丛中寻找到了文必才划来的一只渔船,我登上渔船,文必才夫妇两人,一人掌舵,一人撑篙拉篷,迎着正面的大风向大江开去。从山北港向东北到大江,必须通过新老洲的天福洲(北洲与南洲交界的突出地点)与杨中上洲的洲头南码头两边的封锁。这时的北风更大,浪头越来越高,渔船迎着正面来的风浪(当时每一个浪头达两层楼以上),颠波已够呛了,而逆风行船又必须打枪,向敌人还击。船每一次驶向杨中南码头方向,折回向新老洲天福洲的方向时,两边的敌人就拚命朝船上打机枪,枪弹激起的江水不断落到船舱,冲击到舱内的水愈来愈多。必才的爱人头昏呕吐不止,坐到船舱哭了起来,必才一人伫立船头,右手掌舵,左手拉篷,机动灵活地拨动船舵,转变船篷方向。从下午一时到太阳西斜,打了九个来回,才冲过了封锁线。本想到三江营港口上船,一过封锁线,东北正面的三江营港口停了一艘大军舰(事后才知道这就是国民党海军司令林道的指挥舰)。当即决定渔船转向东开,往驷马方向靠岸,等到船靠岸准备登陆时,文必才突然右手掌摸到自己脖子对我说:“我今天准备这个的。”(意思是准备杀头的),接着由文的爱人守在船上,文跟我上了岸,经过驷马向西北方向,到了江都河南办事处。当晚就找到了陈寒和汪云龙同志,即请他们代办了二十担盐送到船上,并把江北的情况以及今后如何直接联系的路线和联络点,写信交文必才带回江南。为什么这么紧急买了盐交文南运呢?因为有一

个班的江防敌军日夜住在文必才家里。文的渔船出港，必须得到江防敌军的允许。文为了能得到江防敌军的允许他自由出港执行这次任务，事前就做了住在他家班长和查哨排长的工作。先是经常深夜烧鱼买酒请他们吃，后才向他们要求去江北贩一次盐过江，赚点钱混生活。敌军班排长清楚文家的生活状况，又常在深夜天寒时吃喝了文家的鱼和酒，同意了文的要求。只有文必才用船载了盐回港的实际行动，才能消除敌人的怀疑。果然第二天文回港，没有引起任何事故。以后几个月虽然蒋介石国民党为防止解放军渡江，调来汤恩伯的第四军和七十四军，加强南京西部到江阴一线的江防，禁止过江人员的来往。但由于江都河南地区与新老洲地区已经打开局面，群众掩护我们，胆子更大多了，于是过江来往的人也频繁起来了。设在江都河南地区的江南工委，不断派人过江联系接洽准备配合解放军渡江的各种关系（其中有江坚、部队团长、政委二人等），由当时的固山区一个党员派吴锦林和一个党员伪保长席和庆二人去江北带过江。席和庆送过江的人竟有几十人；江南送到苏北学习的党群骨干，从四八年十二月到四九年二月，几乎每天不停，都是从大港附近港口依靠秘密合法的党群关系和社会力量的掩护，安全护送过江的。

最后，在交通线上执行一个更突出的任务是护送解放军渡江侦察。一九四九年二月，驻江都河南地区的解放军指挥机关，要江南办事处设法护送两个侦察干部过江。侦察龟头沿江一带的敌军阵地的兵力和火力点的情况。办事处的汪云龙同志派陈广法送信过江，找到孙宝春和冷其帮，要冷去江北面谈渡江侦察任务。以后由顾诚同志专职联系冷其帮，具体执行这次渡江侦察敌情的任务。冷其帮买通了当地驻防的省保安队第四团团长和驻高桥的一个营长，找到了一只商船，公开去江北，用贩盐作掩护，载了盐并带一个解放军侦察参谋从江北经新老洲过江。顾诚写信指定坚持固山区的朱一鸣同志，负责安排解放军侦察参谋到现场侦察

的活动，依靠我们的同志伪镇长的掩护，买了烟酒鱼肉，安排解放军侦察同志去“慰问”驻防敌军，乘机侦察敌情。最后按要求完成了这次侦察的任务，并护送解放军侦察同志安全过了江。

解放战争时期，长江水上秘密交通，经历了错综复杂的斗争过程，总的是成功的。上述几次比较突出的任务，也只是当时经过的概况。除水上交通外，在陆上继续完成交通的过程中，有些交通工作干部和交通员被捕和牺牲。其中在一九四六年八月，我交通员魏长明同志，在中途与叛徒带领清剿的敌人遭遇，被捕关押，病死狱中；四七年十一月交通员邹兰英（当时五十多岁），被叛徒带着清剿敌军逮捕，解放前夕才保释出狱；负责领导交通工作的何锦培同志，于四七年一月去镇江执行一个任务，被叛徒发觉被捕，坐牢到解放前夕，装疯保释出狱；交通员张明根于四八年七月送一件重要信件去江北，到了新老洲，晚上随这里的负责同志一同移营，被叛徒预谋设伏被捕，在解放前夕花钱保释出狱。特别是一个义务联络站的管洪泰同志，也是因一群众被捕供出了他的情况，被捕后遭敌人严刑逼供，用烙铁烧红烫坏他的舌根，他未泄露一点真情。他同村各户被捕去的人都得救了，而管洪泰同志自己至死不屈，被杀害了。在他被杀害以前，他的儿子探望他时，他已处于半昏迷状态。见到他儿子时，极其吃力地向儿子说：“小佬，你可不要忘了共产党啊！”当他的儿子回家传出了这句话时，所有坚持斗争的干部和武工队员无不感动流泪。以后坚持斗争的同志陆续遭到被捕，出现了不少“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烈士。水上秘密交通的同志，在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深刻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斗争才能前进，接受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当时主要是形势教育，斗争的政策与策略的教育，气节教育等内容），以及他们自己在对敌人斗争实践中的直接经验，

自觉地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把党交付的每一个战斗任务，都当作自己的天职，自觉自愿，千方百计地去贯彻执行，这就是水上秘密交通战线上许多同志基本的精神面貌，写下了长江交通战线上光辉的一页。